

# 清白世界好洗尘

□郭晓兰

新房交了钥匙，接下来，装修提上日程。中式？美式？欧式？北欧？现代简约？过小日子的小平民，很自然地选择了现代简约风格。色调搭配嘛，对，雪的颜色！毕竟，这是内心深处潜藏着的一个硕大欢喜。

喜欢下雪。那种轻灵飘逸，那种诗意浪漫，像心底的快乐一点点抛出来从空中落下，洁白、轻盈、柔软，漫天飞舞，风姿绰约。

尤其一夜飞雪，一觉醒来，外面粉妆玉砌白茫茫一片，大地、山川、河流、房屋、树木，模样洁净如一，恬淡如斯，静美如斯，雪天一色间，云雾弥漫，似乎一下点亮身体里潜伏着的所有皓月与繁星。

雪是浪漫而深情的。曾经，一对老人在森林里远望雪景感动到流泪。他们相依相偎看雪景，看风景的人在纸上看他们。白雪装饰了他们的旅程，他们装饰了别人纯真的梦境。所有温情的细节与光芒，都有充分的理由让人相信，用雪许下的所有愿望都会实现，像这样一起看雪的人一定可以一起相拥相扶到白头，碧草春波，暖寒深处，鸳鸯双双相对浴红衣。

雪是温暖而厚重的。纸上相遇的《我的阿勒泰，有大雪五亩》，是听闻过的最大的雪：“雪太厚，要到我家，连大铁门都近不了身，来人站在马路上就得狂喊，惊动我家的狗之

后，才能惊动我和我妈……我妈挣扎着趟行，一百米呐齐膝深呐那人隔着铁门的栏杆遥遥看了，怪不好意思的，只好也下了马路，把双脚插进雪里，从马路到大门，帮我们踩出了宝贵的十二个脚印”。羡慕嫉妒李娟富雪的同时，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对生命怀有深深感激与新奇的女子，喜欢上了那个自称“老子”骂狗不帮忙扫雪的李娟妈妈，也平添一份为李娟母女清雪的忧虑。凡事过犹不及，正如文中的感叹，“雪是轻盈浪漫的，可一旦堆积起来，便沉重又坚实，不近人情”，甚至对被天气的绳索紧紧缚着的牧民带来灾难。大雪无情人有情，她们母女之间的似海温情最终会慢慢融化那如剑坚冰。

雪是纯净而奢侈的。老家有地二亩，虽然地处北方，拥有二亩白雪的日子也足够奢侈，想拥有一片纯净的美好实在不易。其实，奢侈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岂止下雪，比如安静，祥和，本真，初心。太多清洁神性的东西正在被慢慢腐蚀和驱逐。好在，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实现梦想的契机。新房装修，我可以营造一片想要的雪样的天地。征得他的同意，房门、衣柜、酒柜、书橱、书桌，甚至餐桌都是

雪的颜色。夏日的微风侧身而过，带来细细的遥远的雪的气息。看看天花板，看看墙壁，看看橱柜，心里很干净，没有别的事情。纯净的白色，让人能变得安静。在这样的白色世界里，升起尘世烟火，能安顿的，不只是焦虑过滤后的一种空气，更应该是一种出口的找寻，一种温软平静的出口，恬淡从容的出口，晴耕雨读的出口。

沧海红尘，我只想说，雪意情思。把房子装成想要的样子，一片雪天地，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样子，几株绿相随。以后的日子在这抹纯净里散开，正如一捧雪，盛入银碗，不露形迹，入水行走，悄无声息，慢慢汇入细细流失的时光的河流。“人人避暑走如狂，独有禅师不出房。可是禅房无热到，但能心静即身凉”，炎炎暑夏，雪屋绿植，挂上几串红灯笼，捧起一本清凉书，这应该是夏日长假我跟时间相约的所有缠绵生动的细节。

观物洗尘，志便清欢。自然，美好没有绝对的标准，自己喜欢就是标准。无论事物，色彩，生活，还是活法。



## 听鸟鸣也是一种幸福

□李固国

我的办公室在二楼，两边都是花园。

这样的环境，最适合开着窗户，欣赏风景，静听鸟鸣。一个人，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琐事，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，关键是“落脚点”在哪里，才会有怎样的生活。

听鸟鸣，是另一种生活方式，我常常与幸福画等号。要说忙，整天有忙不完的事；要说看不惯，也是满腹牢骚；脑子里充溢些负能量的东西，反而添乱，不仅生活乱了分寸，还会心累。

早晨，散步回来，我喜欢打开窗户，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坐一会儿，既不看书，也不忙所谓正事，闭上眼睛，在鸟鸣声中养神。麻雀，比我起得还早，在窗外的梨树上、法桐上、枫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。

它们喜欢在一块，凑凑热闹，也放肆自己。近处的声音大点，远处的声音小点，混杂在一起，喧嚣一片。不过，我仔细听听，虽然听不懂鸟语，发音根本不一样，也不知说些什么，肯定在愉快地交流。

白头翁，如麻雀大小，不仔细看看，还真的分辨不清。它叫起来，宛转悠扬，让人每个毛孔都舒服。在白玉兰枝头上，就那么一只，四处观望着，偶尔叫一阵，也许是寻找它的另一半，声音足够温柔、足够舒服、足够魅力，才可以达到效果。

午后，在窗外的电线上，燕子也过来凑热闹。只是，麻雀们还在

刷存在感。我觉得应该听点新鲜的，调节一下心情。

小燕子站成一排，“唧”的一声，一只从电线上飞下来，在空地上面盘旋一会儿，试试身手。第二只、第三只也下来了，偶尔叫一声，矜持而有度。

不说燕子敏捷的身影，仅仅从叫声里，我就从心里产生了共鸣。人活着，做好自己的事，不张扬，不忘本，不迁就，知足常乐。

布谷声，从远处传来，沙哑而深沉。偶尔，我也会胡思乱想一阵子，这声音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，在告谕世人——“阿公阿婆，割麦插禾”，忙碌而充实地活着，才是做人的真谛。

在鸟鸣声中，我会条不紊，心安理得地忙工作上的事，不急不躁。世间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也要用心去做，有成就感，幸福自来。

傍晚，该走的都走了，麻雀们还是在窗外聚集着，完成谢幕前的演出。我想不明白，是我舍不得它们，还是它们舍不得我，反正心照不宣地彼此守望着。

“叽叽喳喳”，在微风中发酵，让晚霞充满诗意，黄昏也浪漫起来。忙碌一天了，喝杯茶，听听鸟鸣，舒活舒活筋骨，劳累在不知不觉中消除。

幸福，往往粘附在不起眼的细枝末梢上——听鸟鸣，轻松、愉悦，别是一番享受。



## 飘香的豆沫粥

□满常学

碎后的小米放在碗里。接着，把黄豆放进石臼里，一直把黄豆全部砸碎。在做豆沫粥的时候，母亲先将葱花用油炒过，那扑鼻的香味，一下子增强了我们的食欲。等锅里的水开后，加入豆沫、磨碎的小米和粉条，煮成粥后就成了我们大家的美味佳肴。由于母亲做的豆沫粥好喝，生产队在集体干活吃大锅饭时，平时两大锅饭正好，母亲做三大锅豆沫粥同样被抢光。

后来，母亲在农贸市场开了豆沫粥铺，由于母亲勤快，生意非常好，每天排队购买豆沫粥成了当时的一道风景。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大，我们兄弟几个不再让母亲做豆沫粥了，粥铺由大哥大姐接棒打理，可是，母亲放心不下，常常看着大哥做，不让大哥有一点点的马虎，大哥的生意也是红红火火的。

有时候，我们兄弟几个去看母亲。母亲说，我给你们做豆沫粥。孩子们听了，都不让奶奶做，但母亲坚持要做时，大哥说，让母亲坐一旁看着，看看我做得怎么样。母亲还是坚持自己做，于是，我们大家做下手，帮助母亲做豆沫粥。当我们吃着母亲做的豆沫粥时，心里的感觉一直暖暖的。孩子们吃了，说，下次还是让奶奶给我们做豆沫粥，奶奶做的就是好吃。母亲听了孩子们的话，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。

秋天过后，一直到来年春天的时节，在家里常常品尝到母亲做的豆沫粥，那小米的金黄，黄豆、葱花的馨香，一直是我们一家人最爱。

做豆沫粥是母亲的拿手活，特别是在那个物资贫乏的时代，更是我们一家人的期待。为了让我们兄弟几个吃好，

母亲总是将饭做出花样，使我们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做豆沫粥就是母亲做饭的拿手活中的一项。其实，做豆沫粥的工序很多，在做

豆沫粥之前，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，先将小米淘洗干净，再

添水没过小米，让小米慢慢地喝足水分，然后同样方法泡洗黄豆。将小米和黄豆泡好后，母亲将小米放到家里的小石磨里，慢慢地将小米磨碎，把磨

